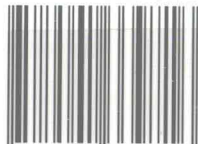


中島雄其人與《往復文信目錄》

日本公使館與總理衙門通信目錄

1874 — 1899

ISBN 978-7-5013-3971-6



9 787501 339716 >

定價：280.00圓

責任編輯：孫 彥

封面設計： 李坐工作室
www.bjhfty.com

中島雄其人與《往復文信目錄》

日本公使館與總理衙門通信目錄

1874 — 1899

孔祥吉 [日] 村田雄一郎 ◇ 編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島雄其人與《往復文信目錄》:日本駐京公使館與總理衙門通信目錄:1874~1899/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編著.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3

ISBN 978 - 7 - 5013 - 3971 - 6

I. 中… II. ①孔…②村… III. ①中島雄—人物研究②中日關係—國際關係史—史料—1874~1899 IV. K833.137 = 43
D829.313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18050 號

書名 中島雄其人與《往復文信目錄》
——日本駐京公使館與總理衙門通信目錄(1874~1899)

著者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 編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張 26.75

版次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3971 - 6

定價 280.00 圓

中島雄其人及其《往復文信目錄》

明治年間，日本的漢學家層見迭出，燦若繁星，各領風騷。但是，有一位在漢學方面非常有貢獻的人物，尚未引起中日史學界足夠之重視，此人即是日本駐北京公使館的書記官中島雄。中島雄頭腦敏銳，漢學根底扎實，辦事精細，為人處世，尤不喜張揚。與他的許多同僚比較起來，中島雄在宦途上並不得意，直到退休之後，纔被提陞為一等書記官，但是，他長期以來堅持寫作，不避寒暑，默默在漢學領域耕耘，却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

中島雄漢學成果甚夥，其中，最重要者，包括《往復文信目錄》、《日清交際史提要》、《隨使述作存稿》等書。中島雄的這些著述，大部分是他在日本駐北京公使館任書記官時的工作記錄，有些則是在工作之餘，在與中國官員、士大夫交往時搜集的史料與實物，然後又經過他仔細研究考證，歸納總結，最後形成的文字。中島雄存世的著作，絕大部分保留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少部分則保存在東京等地的圖書館或者私人收藏者手中。與其他著作不同，《往復文信目錄》為提要勾玄的文字，言簡意賅，它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被編為一門（政治）——一類（帝國外交）——二項（亞細亞），原清

國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移交之有關清韓兩國關係書類，其編號爲 1-1-2-57-200。

二

第一章 關於中島雄其人

第一節 中島雄之家世及所受教育

中島雄於嘉永六年（一八五三），生於江戶（今東京），家中世代爲幕臣，幼名太郎一。^(三)在明治維新於日本列島拉開帷幕後，中島雄曾隨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遷至靜岡，爾後，他又返回東京，進入江戶川中村敬宇所開設的同人社學習。

中島雄在同人社學習期間，遇到了兩位滿腹經綸，使他終身受益的老師。一是同人社的創辦人中村正直，另外一位是勝海舟。

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八九一），號敬宇，自幼接受漢學基礎訓練，打下了堅實的功底；十多

(二)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原清國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移交之有關清韓兩國關係書類——在清我公使館與總署往復文信目錄》（以下簡稱《往復文信目錄》）。

(三) 《中島雄君》，見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原書房，一九六八年版，第二〇八頁。本書中有關人物傳記的譯者，爲原東京大學晚清歷史與檔案研習班第二期的小野寺史郎、上原尚大、小軍、李艷麗、慕唯仁、大橋義武等學員。

歲時又兼習英語及蘭學。因爲漢學根基頗深，二十歲出頭便出任昌平覺教授，而後又任幕府儒員及將軍侍講。在明治維新前兩年，日本社會面臨着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風暴，中村正直被幕府選中留學英國。在英倫三島，他親眼見識了資本主義文明，耳目爲之一新。明治維新之後，中村正直回到日本，其時，德川幕府已經覆亡，他於是大量翻譯《西國立志編》（Samuel Smiles' Self-Help）、《自由之理》（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等西學新書。這些鼓吹自由與民權思想的讀物，使人們大開眼界，在日本知識界不脛而走。中村正直在社會上已經頗有名望。一八七二年開始，他接受了明治政府大藏省之委派，在東京開始翻譯新書。次年，中村正直即在江戶川開設了同人社，他把自己的大量精力用到教書授徒，傳授學問的事業上。而中島雄恰在此時來到了同人社，真可謂如魚得水。

中島雄在同人社還結識了另一位日本很有名望的政治家勝海舟。勝海舟（一八二三—一八九九），是江戶幕府海軍負責人。當幕府崩潰前夕，曾擔任陸軍總裁，他高瞻遠矚，主張同討幕軍議和，使江戶和平開城。後在明治政府中任海軍卿等職。勝海舟刻苦自學，人格高尚，是中島雄之受業師。中島雄去世之前曾用非常簡潔的語言勾畫了其師之生平，其文曰：

勝伯名義邦，號海舟，初稱麟太郎，後稱安房守，江戶人。其當幕府奉歸政權前後，伯顧念大局，力任艱難，彰彰在人耳目，爰不贅言。明治二年，改稱安芳，五年奉旨協辦海軍事務，六年任參議兼總理海軍事務，未幾罷去，仍任議官，辭不就。二十年列華族，授伯爵。翌年任樞密顧問官，二十二年叙勳一等，授瑞寶章；二十九年以老辭職不聽，三十一年授旭日大綬章；翌年一月二十日特旨叙正二位，翌日薨，壽七十有七。皇上軫悼敕遣侍從就家賜賻，海軍儀仗兵送殯，或展

伯墓五古中有「霹靂光一閃，露爪未見頭」之句，識者謂是海舟伯十字小傳。(二)

中村正直與勝海舟在當時是日本國內第一流的學者，而且都具有非常堅實的漢學功底，又通蘭學，可以說是明治初年過渡性的學者。在兩位名師熏陶之下，中島雄思想與行為均發生很多改變。他所習課目為漢語與英語，在兩方面他均相當出色，並且於當地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在京城頗具文名。中島雄當時是在勝海舟門下受教，頗蒙海舟師贊賞，因為家庭經濟方面的原因輟學。而後，勝海舟將其推薦給外務省卿寺島宗則。於是，他在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十二月二十三日，來到北京的日本公使館任職。(三) 中島雄在北京日本公使館工作後的許多作品，都可以看出受這兩位老師影響頗深的痕迹。

第二節 在古都北京的外交生涯

古老的北京給這位來自日本的青年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無論是金鰲玉蝀橋下的碧波，還是尋常巷陌裏的談笑，都能引起他濃厚的興趣。剛來北京的中島雄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將會在這座古城裏度過。初來北京時，中島雄擔任公使館見習二等書記官，次年，轉為外務三等書記生，

(二) 勝安芳著，中島雄譯：《大日本創辦海軍史》，吉川弘文館，一九〇六年版，例言。

(三) 關於中島雄最早抵達北京的時間，《中島雄君》稱：他於明治十一年十一月進入清國，作為二等書記官見習而赴任北京。而據日本外務省所藏檔案《日清交際史提要》序記載，中島雄到北京的時間，則為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且開始時並非二等書記官。檔案編號1-1-2-54。《日清交際史提要》序，係中島雄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於東京外務省親筆所書，應可信。

此後相當長時間內，他擔任公使館的翻譯與文書收發工作^(二)。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十二月，中島雄返回日本度假，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返回駐北京公使館，他所擔任之工作亦有所改變^(三)。此次由日本返回北京任所之後，中島雄公務繁忙，開始擔任公使館與總理衙門交涉文書的主稿，外務省與駐北京公使及臨時代理公使之間的機密信件謄寫，主稿對外公信以及編撰日本公使館在北京開館以來彼此交涉案件之文書整理事宜^(四)。明治十九年中島雄出任交際官試補。

除此之外，中島雄在駐北京公使館期間，還通過與京城裏的文人學士廣泛地交遊接觸，探聽消息，切磋學問，交流思想，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的認識。譬如總理衙門大臣曾紀澤、袁昶、翰林院編修江標、京師大學堂總辦，後來又改任駐日公使的李盛鐸等，均曾是他的友人，彼此過從密切，相交頗深。

在東京大學法學部附屬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明治新聞雜誌文庫），我們可以找到中島雄在北京寫的一些未刊詩篇，其中有一首《送某氏歸日本》的詩歌，大約可以看出其漢詩水平及懷抱。該詩曰：

有客突如通姓名，案頭停筆啓戶迎；

(二) 《中島雄君》，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第二〇八頁。

(三) 《中島雄君》稱：他於明治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返回任所，誤。據上引日本外務省檔案保存的《日清交際史提要》序記載，應為八月三十一日返回北京公使館。

(四)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日清交際史提要》序。

是何短小精悍士，金章玄服寶劍橫。
 自言七歲在米國，水師學堂講用兵；
 業成銜命來禹域，且問禹域弱乎勍。
 吾欲無言矧此問，其如前席出至誠；
 唯唯呼僮擊缶築，燕趙一曲供君聽。
 禹域之地四百萬，三億六千林總生；
 寶藏興焉貨財殖，宇內各國莫之京。
 舉首垂涎彼何物，其名為鯤在北冥；
 專竢扶搖羊角起，一躍直欲化大鵬。
 大鵬怒飛如何況，搏而上者九萬程；
 水擊豈啻搖五嶽，狂瀾定知及東瀛。
 問計從何出，先具繳與鱗；
 精穿柳葉力七札，鯢魚化時射鵬睛。
 客聽此歌拔劍舞，主人據案獨吞聲；
 恨吾久被文章誤，不得從君海上行。(二)

中島雄詩篇中的『禹域』是指中國，『大鵬』則比喻俄國。這首《送某氏歸日本》真實地表現了

中島雄對中國之『弱乎窮』的同情、對俄國覬覦中國的警惕，以及對『狂瀾定知及東瀛』的擔憂，反映了作者對中日俄三國之間關係之深刻理解以及發自內心的感慨。詩稿的後面還有中島雄所附加的注釋。其文稱：

此篇成時，訪剛曾侯紀澤見之而曰：『問計從何出』兩句，不如改作『及今兄弟當聯歡，並駕齊驅具繳轡』，是在侯捐館之前一句。蓋亞細亞地方一千九百十九萬六千方里，人口六億二千九百三十二萬九千，固足雄視宇內，而我通觀全（州）〔洲〕之近況，印度為英屬，安南為法轄，朝鮮則賦式微，其他如暹羅亦屬鄧以下，當是時，能自主、自立者，唯日本與清國耳。侯襲勛臣之後，出使西洋，伊犁之事，不辱君命；越南之役，善覘人國；及歸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雖未有所建白，而常以大局為顧念，於其改拙作中兩句一事，亦可以窺懷抱之一斑，乃不幸短命，今也則亡，惜夫。

明治二十三年春日，中島雄，識於駐紮清國北京日本欽差全權大臣公署。（三）（圖一）

這些附言則真實反映了中島雄與曾紀澤之間情意相投，關係融洽。

明治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二日）曾紀澤匆匆離開人世，中島雄用了許多時間，寫了一篇名為《曾紀澤歸葬附聞》的長文，嘆息滿朝之人，不辨是非，對這樣一位充滿智慧與愛國精神的外交家沒有予以重視與珍惜。中島雄在此文中稱：『生榮死哀可謂極矣，顧此尚為達官顯貴之所同，

（二）東京大學法學部附屬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藏：《送某氏歸日本》（未刊稿）。

送某氏歸日本

有客哭如通姓名、案頭停筆啟戶迎、是何短小精悍
士、金章玄服寶劍橫、自言七歲在禾國、水師學堂講
用兵、業成銜命來高城、且問高城弱乎、高吾欲無言
期此問、其如前席此至誠、唯々呼僮擊缶筑、燕趙一
曲供君聽、高城之地四百萬、三億六千林、絕生寶藏
與焉貸財殖、宇內各國莫之京、舉首垂涎彼何物、其
名為鯤、在北冥、專族扶搖、羊角起、一躍直欲化大鵬、
大鵬怒飛如何況、搏而上者九萬程、水擊豈盡搖五
嶽、狂瀾定知及東流、問計從何先、貝繳與、矰、精穿柳

筆力七札，鯨魚化時，射鵬時，各聽此歌，收劍舞，主人
據案往吞聲，恨吾久被文章誤，不得從君海上行。
此篇成時，劾剛嘗戾，能澤見之，而曰：「向計從何出？」
而句不如改作。及今兄弟當聯歡，並駕齊驅，具繼
贈是在。度捐館前一日，蓋亞細亞地方一千九百
十九萬六千方里，人口六億二千九百三十二萬
九千，國定祖視守內，而我通觀全洲之近況，印度
為英屬，安南為法轄，朝鮮則賦武微，其他如暹羅
亦屬部以下，當是時，能自主自立者，唯日本與清
國耳。度襲歟臣之後，出使西洋，伊犁之事，不屑居

命越南之役善覲人國及歸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雖未有所建白而常以大局為顧念於其改拙作中兩句一事亦可以窺懷抱之一斑乃不幸短命今也則亡惜夫

明治二十三年春日中島樵識於駐劄清國北京日本欽差全權大臣公署

而非侯之所獨。侯之所獨者，仍在乎薄海內外之同聲悼惜。方其電音遠至，噩耗初傳，中土人士聞之皆曰：天何不佑我國家，而遽奪此柱石臣也！泰西人士之旅居中土者，聞之皆曰：天何忌才若此，而不使侯享其高年也！海外旅民聞之曰：萬里長城，何遽頃壞也！^{〔二〕}

中島雄對曾紀澤的感情是建立在他們有共同的外交理念，即對俄國侵略陰謀的揭露與抗爭。

明治二十四年中島雄升任三等書記官，數年後，在小村壽太郎擔任代理公使時，被擢升為二等書記官。明治二十七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中島雄於是年五月協助小村壽太郎安排僑民撤離，並參與收搜傳遞情報事宜。他由北京至天津，再渡海輾轉至煙臺、上海，然後返回日本。中島雄抵日後又趕赴馬關，參與大本營諸般機密要務，參加中日議和談判，為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出謀劃策，並將會談過程做了詳細記載，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獎勵。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

日清韓交涉事件興起之際，中島雄適在北京公使館二等書記官之任，事後媾和使來朝之時，中島雄又充當兩國外務大臣會談翻譯及其他重要任務，前後執掌，頗著勛勞，因贈予勛五等旭日章，並賜金二千五百丹。^{〔三〕}

〔二〕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中島雄《隨使述作存稿》第二冊。參閱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係史新探》，巴蜀書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三二—四七頁。

〔三〕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日清戰爭行賞·外務省官吏》6-2-1-14-3。《中島雄君》一文謂：『由於戰役之功，得賜勳五等雙光旭日章及金兩千元。』所記數字有誤。

義和團運動爆發後，中島雄曾協助公使緊急處理館務，並於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一日歸國^(二)。五個月後事變逐漸平息，中島雄又返回北京公使館參預議和事宜，並且發揮了很大作用，再次以功獲賞。據《外務省月報》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份記述：

義和團事變行賞，公使館二等書記官正六位勳五等之中島雄，於明治三十三年清國事變中功勳卓著，特叙勳四等，賜授旭日小綬章。^(三)

中島雄在北京公使館任職期間，日本政府先後九次更換公使，有的公使原來資歷及官階，不如他高，而中島雄總是坦然處之，不予計較。他已經習慣了淡泊寧靜的生活。中島雄在日本駐北京公使館工作期間，經常用大量時間從事漢學研究，對中國的社會風俗、貨幣變遷、時政要聞、官吏陞遷、邊疆糾紛、海軍訓練等進行考述，積累了大量的原始素材，並且撰寫了百餘萬字的《隨使述作存稿》，全書共分十卷，書前還寫了一段很有哲理的序言，其文稱：

余初來此地，見其內政外交、禮教風俗一切與嚮日所聞頗相異，蓋邦人馳域外之觀，其於歐美之事，能洞見底蘊，顧至同洲清國之事，一知半解，既以自誤，又以誤人。是豈長馭遠駕之方哉？於是，論折無論而已，今世名流日乘隨筆，及傳奇小說，苟助發明之書，無不搜訪歷覽。間與搢紳

(二)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日清交際史提要》序。

(三)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義和團事變行賞·外務省官吏》6-2-1, 20-2。

士大夫優遊浸迹，每有得輒述而作，致之於外務省，前後二十五年，幾乎百餘萬字。今將去任，則哀篋底存稿，及軍興中在東京、馬關等處所述作，按年月日分定十冊，以備日後參考焉。

明治三十六年中島雄題於北京節署

中島雄的這段話，大約是在他即將離開北京之前說的，顯然是針對日本國內知識界而言。因為明治維新的中心內容，就是要向西方學習，向歐美看齊，日本社會曾流傳有『脫亞入歐』的說法。而中島雄則認為，在對歐美之事『洞見底蘊』的同時，也不應該對自己的近鄰一知半解，對其源遠流長的文化，漠不關心。以至於出現了一『既以自誤，又以誤人』的結局。中島雄利用在北京的條件，千方百計地加深對中國的瞭解。他通過朝廷的上諭、內外臣工的奏摺，以及歷代文人所寫的隨筆掌故，甚至包括傳奇小說，只要『苟助發明之書，無不搜訪歷覽』^(二)。然後，他將自己的收穫，源源寄往日本外務省，以幫助他的上司們制訂『長馭遠駕』之策。

中島雄自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到北京，直到三十六年（一九〇三）七月，纔返回東京外務省任職，長達二十五年之久，可見其一生大好年華都是在北京度過的。據我們從檔案中所看到的記載，他在公使館二十五年的外交生涯中，返回日本的明確記載只有三次：即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首次返鄉；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因甲午戰爭爆發，公使館關閉而返回；還有一次是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五月，義和團運動期間離開^(三)，事件平息後又返回北京。除此之外，日檔中缺乏記載。總

(二)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中島雄《隨使述作存稿》，稿本，第一冊（中島雄書類，下同）。
(三)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中島雄《日清交際史提要》序。

之，中島雄回歸次數實在太少，而且時間甚短，遠離家室，孤身一人，這種長期的兩地分居，自然也影響了他的家庭生活。中島雄將寶貴光陰，全用在收集資料，撰寫心得，日積月累，蔚然可觀。

中島雄的夫人，是在昌平黌（即昌平坂學問所，德川幕府的最高學府，現為湯島聖堂）教授漢學的伊豫松山藩碩儒藤野海南（一八二六—一八八八）之女。此女子亦頗具漢學功底。剛結婚時，可謂『才子好逑佳人之罕見美滿婚姻，但同性相克，而或琴瑟總不圓滿，夫人長期居住東京，君遠隔永住北京，實牽牛織女，數年一會之狀。尤其君四十歲後，聽覺大鈍，因有傳聞夫婦閨閣中秘話，亦作五言七絕之筆談』^[1]。可見，中島雄夫妻關係之疏遠，也許是使他終生沉醉於漢學的研究與寫作的原因之一。

據史料記載，中島雄中等身材，『富髻及胸，舉止從容不迫，教導後進，諄諄不倦並親切始終。老來酷愛讀書，長年駐燕京之際，搜集頗多珍籍法帖，其文與書至驚詫支那人。曾有總理衙門事務大臣袁昶，見君輟筆之我公使館公文，驚評曰：若生於支那，可出仕翰林。以此可知君非凡之天才』^[2]。

第三節 短暫而忙碌的晚年生活

中島雄於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七月離開北京，返回東京的外務省任職，三個月之後，陞任一等書記官。他在外務省的主要任務，就是整理在北京所保存的大量歷史資料。

在人生旅途的最後階段，中島雄還完成了一項重要工作，即翻譯整理了其師勝海舟所撰《大日本海軍史》的中文本出版工作。此項工程頗費心力，其中曲折，中島雄於該書之序言中頗有涉及。中島雄稱：

[1][2] 《中島雄君》，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第二一〇、二一一頁。